

中古時期佛教中的四份二十八宿圖像研究

宋神秘、莊蕙芷

上海中醫藥大學、高雄餐旅大學

摘 要：晚唐至宋元時期的佛教文獻中有四份記載了二十八宿的星點圖和星神圖：唐晚期及以後的《七曜星辰別行法》(成書於 805 年之後)、日本奈良藏《熾盛光佛頂大威德銷災吉祥陀羅尼經》(成於 972)、高昌勝金口石窟出土回鶻時期 (866-1383) 的星宿圖壁畫，和藏於日本京都教王護國寺的《火羅圖》(成於 1166)。這四份文獻的特殊之處在於星點圖和星神圖結合在一起。墓葬星圖、天文星圖和天文星占文獻中，僅有中國傳統二十八宿的星點圖；而對域外二十八宿星點數量和形狀的描繪祇存在於漢譯佛經的文字敘述中，並無具體的圖例。同時，帶有域外元素的二十八宿星神圖主要出現在歷代流傳的《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佛教星曼荼羅和熾盛光佛圖像中，且一般不包含星點圖。這四份佛教文獻將中國傳統的星點圖和源自域外的星神圖結合，雖然存在許多配置錯誤，但最重要的作用在於賦予星點圖不同於以往純粹天象意義、類似於星神圖的神力，同時突出了各星宿在宗教信仰和實踐儀式中的個體差異性。但自此以後，星點圖的神力主要體現在道教儀式和實踐中；而星神圖的威力主要展現在佛教和民間信仰中，但這些信仰及其實踐多以整體性突出二十八宿圖像的功能，其差異性逐漸減弱。

關鍵詞：二十八宿、星點、星神、星宿、佛教圖像

二十八宿是中國古代沿天球赤道發展起來的恒星坐標系統，主要用於標記日月五星的運行位置。這套恒星坐標系統至少在戰國時期（前 475- 前 211）已經形成，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已經按方位和順序羅列二十八宿的名稱，¹《清華簡·五紀》中也出現了二十八宿的完整名稱。²在希臘天文學於 300 年左右進入印度以前，印度已經發展出自己的二十八和二十七宿恒星坐標系統。³對於兩者之間的比較和關係，已有許多學者作過相關分析，目前認為中國和印度是各自獨立發展出自己的二十八宿恒星系統。⁴隨著佛教的傳入，印度的二十八宿系統也慢慢傳入中國，在中古時期⁵與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接觸和碰撞，佛教中的二十八宿圖像就是在這種文化交流背景中產生和流傳。這種文化交流不僅僅涉及中國和印度，中間還夾雜沿絲綢之路流傳的埃及、伊朗文化元素。

自漢代起，墓室壁畫中就出現了大量的二十八宿圖像，這些圖像將用線連接的星點圖與人和動物形象夾雜在一起，構成了漢代二十八宿圖像的主體。天文星占領域，雖然《史記·天官書》⁶《漢書·天文志》⁷等歷代正史記載，宋代以前官私編纂的星占文

¹ 王健民、樑柱、王勝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龍白虎圖像》，《文物》1979 年第 7 期，第 40-45、97、101 頁。

²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上海：中西書局，2021 年，第 114 頁；石小力《清華簡〈五紀〉中的二十八宿初探》，《文物》2021 年第 9 期，第 82-86 頁。

³ Michio Yano, *Esoteric Buddhist Astrology-Japanese Sukuyōdō and Indian Astrology*,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2019, pp. 33, 62.

⁴ 趙永恆、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與演變》，《中國科技史雜誌》2009 年第 1 期，第 110-119 頁；竺可楨《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和地點》，收入《竺可楨全集》第 2 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90-613 頁。新城新藏《二十八宿起源說》，收入新城新藏著、沈璿譯《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上海：中華學藝社出版，1934 年，第 257-286 頁。

⁵ 本文的中古時期集中於唐宋，但根據討論的文獻向前向後分別延伸至三國、元時期。

⁶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295-1311 頁。

⁷ 班固《漢書》卷二十六《天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1276-1280 頁。

獻⁸均記載了二十八宿的星象組成、星數和位置等文字信息，但很少展示二十八宿的圖像。⁹而漢代前後的天文星圖沒有存世物品，目前包含二十八宿、存世最早的天文星圖為現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的敦煌星圖，¹⁰約繪製於唐中宗時期(705-710)。因此唐以前的二十八宿圖像描繪很大程度上以墓葬中的圖像為分析依據。¹¹據莊蕙芷和後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漢墓中二十八宿的星點圖，與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圖屬於同一體系，比較好地反映了二十八宿的實際天象，很大程度上可稱為“科學星圖”。¹²漢以後，墓室中的天象圖自身也在逐漸變化，星點圖的準確性即“科學性”逐漸減少，示意性質增強，二十八宿的星點圖傳統雖然一直延續至宋遼時期，但不如漢代興盛。¹³與此同時，隨著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印度系統的二十八宿星點圖也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星點圖結合傳播。

而漢墓中同樣用來表現二十八宿的人和動物形象，自漢代以後便從二十八宿圖像中消失。¹⁴但中古時期，尤其是唐代，出現了擬人化的二十八宿星神圖，這些星神圖或單獨呈現，或與星點圖

⁸ 可參見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六十至六十三，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五》，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6-541頁。

⁹ 傳世本北周庾季才(515-603)《靈臺秘苑》《通占大象曆星經》記載了二十八宿的星點圖，但這些文獻經過了宋、明時期的重修和校正，其星點圖不一定是唐代以前的圖示。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一，《四庫全書》第807冊，第1-12頁；《通占大象曆星經》(撰人不詳)，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四》，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4頁。

¹⁰ Or.8210/S.3326。可見國際敦煌項目網站：<https://idp.bl.uk/collection/7861395E5F814419BA05483EAB254832/2024年12月8日訪問>。

¹¹ 在實際天象上，從漢至唐代，二十八宿除部分宿的星象組成存在變化外，從地球上，各星宿在天空背景上的星點圖示幾乎保持不變，相關研究可參考楊伯順《中國傳統恒星觀測——以新發現的星表為核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論文，2023年，第31-64、233-294頁。但對這些客觀星點圖的主觀描繪卻並不相同。

¹² 莊蕙芷《漢唐墓室壁畫天象圖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¹³ 鄭紹宗《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8期，圖版一。

¹⁴ 莊蕙芷《漢代二十八宿圖像研究》，《科學史通訊》(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

結合共同構成二十八宿的圖像。這些二十八宿星神圖，來自於印度、伊朗和埃及文化，¹⁵ 在延續域外特徵的同時，也融入了中國傳統、佛教文化的特徵，展現出不同的星神圖類型。本文將在中國古代二十八宿星點圖和星神圖各自發展和演化的背景下，對晚唐至宋元時期四份佛教文獻中記載的星點圖和星神圖進行分析，探討它們在二十八宿圖像發展歷史上的特殊功能和意義。

一、四份佛教文獻：將星點圖和星神圖結合

晚唐至宋元時期的佛教文獻中有四份記載了二十八宿的星點圖和星神圖，選取它們進行研究的原因在於中國傳統的星點圖和在域外影響下產生的星神圖幾乎很少同時出現。

自漢代起，中國傳統的星點圖祇出現在三類文獻中。一是墓葬壁畫、絹畫和出土銅鏡等物品。二是天文星圖，自漢代起天文星圖就是古代天文實踐的重要物質組成，但早期的天文星圖沒有留存下來，三國吳太史令陳卓（活躍於 280-317）將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官匯總以後，保存在目前存世最早的唐敦煌星圖中，唐代及以後的天文星圖存世較多。三是天文星占文獻，《靈臺秘苑》《通占大象曆星經》等星占文獻描繪了二十八宿的星點圖，有些與天文星圖或墓葬星圖一致，但這些描繪星點圖的文獻並不涉及星神圖。

另一方面，描繪二十八宿星神圖的文獻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代流傳的《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目前存世最早的為日本大阪

會)2019年第43期，第25-50頁。

¹⁵ Jeffrey Kotyk, *Buddhist Astrology and Astral Magic in Ta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17, pp. 188-191; "Astrological Iconography of Planetary Deities in Tang China Near Eastern and Indian Icons in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藏的版本，該圖的作者有張僧繇（活躍於 502-519）、梁令瓚（活躍於 690-723）以及唐晚期作者¹⁶等說法，但並不排除早期的張僧繇可能曾繪畫或見過二十八宿星神圖，¹⁷但大阪本和故宮博物院藏宋本都祇有前 12 宿的星神圖，二十八宿完整本有故宮博物院藏明紫霜道士仿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明仇英本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丁觀鵬本。¹⁸第二類是佛教星曼荼羅和熾盛光佛圖像中的二十八宿神像。然而這類星神圖也都是僅描繪星神像，而不涉及星點圖。

這四份唐晚期至宋元時期的佛教文獻把星點圖和星神圖描繪在一起，顯示出它們的特別之處，而且此後很少出現將星點圖和星神圖放在一起的情境。而墓葬中的星點圖在歷經漢以後至唐的衰落之後，在唐代的墓葬中又重新興盛，¹⁹恰好在時間上有重合，也顯示出這一時期星點圖的歷史可能出現某些變動；星神圖出現或開始流行的時間也與這一時段重合，這些背景使得這四份佛教文獻變得更為重要。

標一行（683-727）撰寫的《七曜星辰別行法》中給出了二十八宿每宿的星點圖和星神圖。²⁰這份文獻在開頭敘述了開元（713-741）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30 (2017): 33-88.

¹⁶ Kotyk, "Astrological Iconography of Planetary Deities", 66-68；孟嗣輝《〈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圖像考辨》，收入《藝術史研究》第二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517-556 頁。

¹⁷ 第一作者據與李輝的私下交流所得，李輝根據《歷代名畫記》的記載以及梁朝的相關史實，認為既然張僧繇為《鎮星像》《九曜像》的作者，因此並不排除他曾繪畫過另一個不同版本的《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本文第二作者已經發表《張僧繇與星神圖》一文，認為《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與張僧繇無關，由於第一作者認為這一話題仍有討論的空間，因此暫不作修改，後文見《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8 期，2023 年 12 月，第 132-147 頁。

¹⁸ 孟嗣徽《衛地蒼穹：中古星宿崇拜與圖像》，北京：三聯書店，2023 年，第 1-70 頁。

¹⁹ 莊蕙芷《漢唐墓室壁畫天象圖研究》，第 19、211-212 頁。

²⁰ 《七曜星辰別行法》，《大正藏》編號 1309，第 21 冊，第 453 頁上欄第 20 行至第 456 頁下欄第 14 行。

初一行在唐玄宗 (712-756 在位) 面前作法收禁二十八宿病鬼的故事。²¹ 唐段成式 (803-863) 《酉陽雜俎·前集》中就已出現了以開元時期為背景、以唐玄宗和一行為主要人物的星曜神異故事。卷一《天咫》記載，一行令奴婢捕獲北斗七星化成的七頭豬，並放置在以梵文封印的大甕中。玄宗因見北斗七星忽然不見，詢問如何應對？一行以歷史上的熒惑為例，建議玄宗應大赦天下，玄宗依行而後北斗七星重現。²² 卷三《貝編》記載，開元中，唐玄宗令一行祈雨，一行得真龍鏡祈雨成功。²³ 卷五《怪術》記載，唐玄宗因一行過目不忘、記憶力驚人而拜一行為聖人。²⁴ 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成書於 855) 還記載了第一個故事和一行的其他事蹟。²⁵

這三則故事都載入《宋高僧傳》(982-988) 卷五《一行傳》，其中增加了兩則異事。一行預言唐玄宗入蜀的萬里之行和社稷終吉；一行生病，唐玄宗夜夢瞰禪居後得知一行生病，遂命人為其祈福。²⁶ 根據這些記載，一行和唐玄宗的星曜故事最早出現於唐晚期的筆記小說中，因此《七曜星辰別行法》也應是晚唐及以後偽託一行而作。²⁷

另有一份高昌勝金口石窟第 6 窟出土的回鶻時期 (866-1383) 開鑿的星宿圖壁畫。穹隆頂中間繪有大蓮花，蓮心為騎馬的太陽神，蓮花邊緣垂幔，下面配星宿圖。星宿圖也描繪了二十八宿各

²¹ 《七曜星辰別行法》，第 452 頁下欄第 5 行至 453 頁上欄第 19 行。

²²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天咫》，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第一零頁反面至第一一頁反面。

²³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三《貝編》，第一一頁反面至第一二頁正面。

²⁴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怪術》，第九頁反面至第十頁正面。

²⁵ 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清守山閣叢書本，第四二至四四頁。

²⁶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91-94 頁。

²⁷ Kotyk, *Buddhist Astrology and Astral Magic in Tang Dynasty*, 188-191.

宿的星點圖和星神圖，但現存不全，存自柳宿至胃宿圖 22 幅，缺昂、畢、觜、參、井和女 6 宿，²⁸ 而鬼宿祇存星神圖而沒有星點圖。這份文獻的獨特處是星點圖多用雙重線條描繪。

還有一份日本奈良上之坊發現的北宋開寶五年 (972) 刻本《熾盛光佛頂大威德銷災吉祥陀羅尼經》²⁹ (後文簡稱《熾盛光佛經》)。在經文之前的圖上描繪了二十八宿的星點圖和星神圖。這份由錢照慶為父親消災祈福而發心印造的《熾盛光佛經》屬於熾盛光佛經的不空 (705-774) 譯本，傳播非常廣泛。³⁰《熾盛光佛經》系列圖像有許多都描繪有二十八宿的圖像³¹，如五個廟第 1 窟東壁熾盛光佛經變相 (宋)³²、俄聖彼德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黑水城文獻熾盛光佛經變相卷軸 (X2424, 11 世紀)³³、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 61 洞甬道南北兩壁熾盛光佛經變相 (元)³⁴，然而這些圖像中的二十八宿都祇有星神圖而沒有星點圖，而且雖然熾盛光佛是在中土發展起來的總攝星曜的佛，但二十八圖像並不是該系列圖像的必備元素。目前存世最早、藏於大英博物館編號為 Ch.liv.007 的莫高窟藏經洞所出唐昭宗乾寧四年 (897) 張淮興施繪絹畫《熾盛

²⁸ 孟凡人等編《高昌壁畫輯佚》，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16-221 頁。

²⁹ 奈良県教育委員会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編《奈良県所在中国古版經調查報告書》，奈良：奈良県教育委員会，2001 年，“図版一：奈良市・上之坊”。

³⁰ 秦光永《中西交融與華夷互動——唐宋時代熾盛光信仰的傳播與演變》，《學術月刊》2021 年第 4 期，第 189 頁；廖暘《〈大威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文本研究》，《敦煌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64-72 頁。

³¹ 前揭孟嗣徽《衢地蒼穹：中古星宿崇拜與圖像》，第 71-140 頁。

³² 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10：西夏·元》，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第 98 頁；王進玉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23：科學技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年，第 35 頁。

³³ 許洋主譯《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 年，第 228-230 頁。

³⁴ 前揭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10：西夏·元》，第 141 頁。

光佛並五星神像》中並沒有二十八宿圖像。³⁵《熾盛光佛經》系列的二十八宿星神圖並沒有如前兩份佛教文獻一樣一一標示各宿名，因此後文的論述中需要先區分各星點圖、星神圖像對應的星宿。

第四份文獻是藏於日本京都教王護國寺的《火羅圖》(成於1166)³⁶，這份文獻從上至下有三處描繪了二十八宿的星點圖，星神圖祇有一處，第一處北斗七星部分每星的星神圖旁分左右描繪了四宿的星點圖，每兩宿上下一組，並附有對應的星宿名，但貪狼星所附的婁宿沒有對應的星點圖。第二處為正中央的四方形圖，每方七宿，均有星點圖、星神圖和相應的宿名，其中靠上方的七宿為中國傳統的北方七宿，而下方的七宿為中國傳統的南方七宿，東方和西方七宿的方位與中國傳統相同，其中房宿的星點圖殘缺。第三處為下方分佈在火星圖兩邊的星點圖和相應的星宿名稱，祇有室、危、翼、張4宿。這三處星點圖大部分相同，僅參、井兩宿的形狀和星點稍有差別，危、斗、牛、室4宿僅連線不同；尾宿形狀相同，星點數有差，第一處為8星；第二處為7星，與部分域外文獻三國吳竺律炎與支謙(3世紀)譯《摩登伽經》卷上《摩登伽經說星圖品第五》³⁷和隋那連提耶舍(489-589)譯《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一《日藏分星宿品》³⁸的記載相同。

這四份文獻對於星點的數量和形狀、星神的組成元素和形態，都沒有相應的文字記載，因此對這四份文獻中二十八宿星點圖和星神圖的分析和考察，需要借助其他文獻中的星點圖和星神圖圖像及文字資料，進行分析和探討。

³⁵ 前揭孟嗣徽《衢地蒼穹：中古星宿崇拜與圖像》，第75頁。

³⁶ 《火羅圖》，《大正藏》圖像部第七，第693-704頁。

³⁷ 《摩登伽經》卷上，《大正藏》編號1300，第21冊第405頁上欄第8行。

³⁸ 《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一《日藏分星宿品》，《大正藏》編號397，第13冊第274頁中欄第12行。

二、中國傳統星點圖與域外星點圖： 四份佛教文獻的匹配性分析

自三國時期 (220-280) 起，佛經中已經陸續有文字記載了二十八宿的星點數和形狀，鈕衛星對這些文獻進行了系統整理，並將這些記載與非漢譯佛經資料進行了對比，考證出這些宿屬於印度系統的二十八宿，與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不同。³⁹ 然而這些文字記載並沒有相應的圖示，鈕衛星根據平格里 (David Pingree) 等學者對印度二十八宿資料的研究，模擬復原出了印度二十八宿的星點。⁴⁰ 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星點，文字文獻中有大量記載，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⁴¹、孫小淳⁴² 等學者對其已經進行了大量深入而細緻的研究，墓葬中的二十八宿星圖，莊蕙芷也進行了全面而細緻的整理。⁴³

中國傳統的星點圖，自漢代以來一直延續。漢代的星點圖主要體現在墓葬中，據莊蕙芷的研究，漢代墓室中的星點圖科學性較高，很多二十八宿的星點圖能一一識別出，並進行細緻的分析和比較，但漢墓室中二十八宿的星點圖描繪並不一致。此後，南北朝至唐代以前的墓室星點圖逐漸表意化，無法對應具體的包括二十八宿在內的星官。唐代尤其是唐晚期以後，墓室中的二十八宿星點圖又逐漸興盛，這一時期各宿的星點圖相比早期漢代的星點圖，在數量、形狀和連線方面很多已經有了演變。如早期漢墓中

³⁹ 鈕衛星《西望梵天——漢譯佛經中的天文學源流》，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0-76頁。

⁴⁰ 前揭鈕衛星《西望梵天——漢譯佛經中的天文學源流》，第132-140頁。

⁴¹ 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北京：學林出版社，1989年。

⁴² Sun Xiaochun and Jacob Kistemaker,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Constellating Stars and Society*, Leiden: Brill, 1997.

⁴³ 前揭莊蕙芷《漢唐墓室壁畫天象圖研究》。

將女宿描繪成織女 3 星，牛宿描繪為河鼓 3 星，而唐晚期、五代的墓葬星圖和天文星圖一樣，女宿為 4 星，牛宿為 6 星，如圖 1-4：



圖 1：西安交大漢墓天象圖中的牛宿圖⁴⁴



圖 2：吳越唐光化三年(900)錢寬墓天象圖中的牛宿圖⁴⁵



圖 3：尹屯新莽漢墓天象圖中的女宿圖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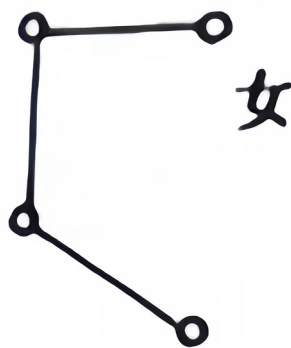


圖 4：曲陽五代王處直墓天象圖中的女宿星點圖⁴⁷

⁴⁴ 採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編《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 25 頁。

⁴⁵ 採自陳元甫、伊世同《浙江臨安晚唐錢寬墓出土天文圖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 年第 12 期，第 20 頁，圖五。

⁴⁶ 採自朱亮、司馬俊堂《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考古學報》2005 年第 1 期，第 116 頁，圖四。

⁴⁷ 採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處編著《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20 頁，圖八。

與此同時，漢至唐代正是中國古代星官數量不斷增多、星官體系不斷變化的時期，也是學者們研究中國古代星官體系的主要時段。⁴⁸而從唐至宋元時期，天文星圖中二十八宿各宿的數量、形狀和連線也在發生程度不一的變化。如圖 5-6 中的牛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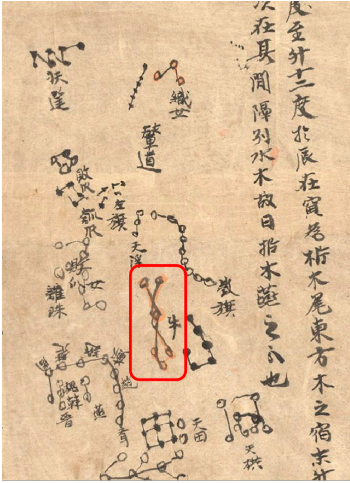


圖 5：大英圖書館藏 Or.8210/S.3326 敦煌星圖（8 世紀早期）中的牛宿星點圖⁴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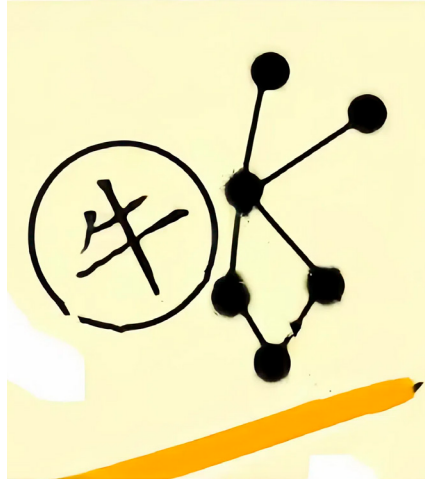


圖 6：蘇州石刻博物館藏宋代《天文圖》中的牛宿星點圖⁵⁰

而時代接近的墓葬星圖和天文星圖之間，也存在區別和差異，如室宿，宣化遼墓 M2（圖 7）和蘇州宋代石刻“天文圖”（圖 8）都將室宿描繪成室宿與離宮的組合，共 8 星，但是形狀差異很大。

⁴⁸ 楊伯順《中國傳統恒星觀測——以新發現的星表為核心》，第 1-64 頁。

⁴⁹ 採自國際敦煌項目網站：<https://idp.bl.uk/collection/7861395E5F814419BA05483EAB254832/>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⁵⁰ 該圖原作者為南宋黃裳（約作圖於 1190），王致遠刻石（1247），現存複製品，藏於江蘇省蘇州市石刻博物館，本文所用相關圖片為陳志輝參考諸家圖版用圖片軟件描摹重繪而成，已獲得許可授權，在此特表示感謝。為突顯星點圖的形狀，原圖中的背景線段筆者有所刪減，後文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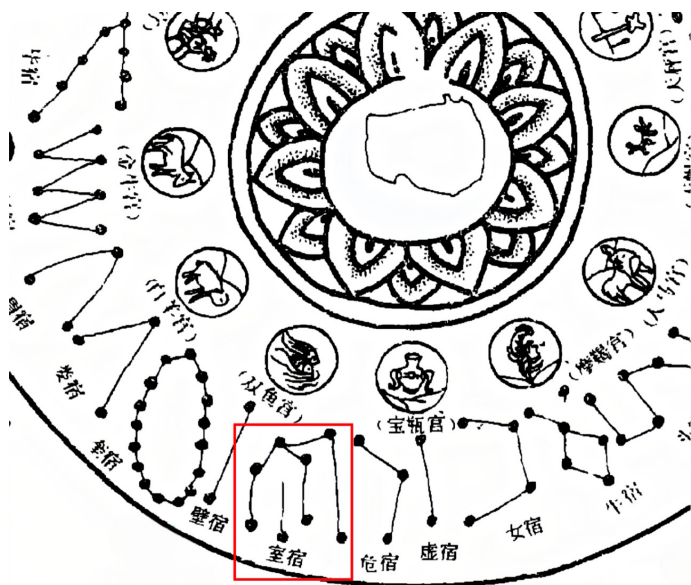


圖 7：宣化遼天慶七年 (1117)M2 墓天象圖中的室宿和離宮星點圖⁵¹



圖 8：蘇州石刻博物館藏宋代《天文圖》中的室宿和離宮星點圖⁵²

⁵¹ 採自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等《河北宣化下八里遼金壁畫墓》，《文物》1990年第10期，第9頁，圖一七。

⁵² 同注釋50。

將可以識別的墓葬星圖⁵³和天文星圖結合來看，從漢至宋元時期，星點圖比較穩定的星宿有10宿，分別為：張、氏、心、箕、斗、虛、壁、奎、婁、胃，其他18宿的星點數、形狀或連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演變。

於此同時，自三國時期起，漢譯佛經中就記載了域外二十七或二十八宿的星點數及形狀，這些文獻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鈕衛星對漢譯佛經文獻記載的星宿參數和形狀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和模擬性復原，並分析出中印二十八宿中有18宿的恒星群全部或部分重合。⁵⁴在鈕衛星工作的基礎上，筆者對印度二十八宿的文字記載、模擬性復原和中國傳統星圖進行了進一步的比較，發現有14宿的中印星點圖存在重合或相似之處，分別為：氏、房、心、尾、室、壁、婁、胃、昂、畢、觜、柳、星、軫。因此，從漢至宋元時期的墓葬星圖、天文星圖，在延續和演變的過程中，很可能已經摻雜了印度二十八宿的元素，或者說印度二十八宿的各種參數和形狀很可能是這一長時期二十八宿星點圖演變的一個因素，對此還需作進一步分析。為便利起見，本文在分析時，涉及到這14宿的星點圖，若無特別說明，一般將其歸為中國傳統星點圖。

筆者將墓葬星圖、天文星圖⁵⁵以及相關的天文星占文獻記載

⁵³ 因星點太混亂而無法一一識別的星圖包括新疆阿斯坦納出土的伏羲女媧圖像（由中國科學院新疆天文臺助理研究員李晶靜提供，在此表示感謝）以及江蘇南通出土的東海徐夫人墓誌銘上的星點圖，後者可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6頁。

⁵⁴ 前揭鈕衛星《西望梵天——漢譯佛經中的天文學源流》，第70-76、132-140頁。

⁵⁵ 參與比對的墓葬星圖和天文星圖包括：莊蕙芷《漢唐墓室壁畫天象圖研究》《漢代二十八宿圖像研究》《再論日本奈良的兩座壁畫墓及其天象圖》《中國科技史雜誌》2021年第2期，第200-214頁）中涉及的所有墓葬星圖，宣化遼墓M1、M2星圖，宋仿唐代二十八宿銅鏡圖；敦煌星圖、蘇州宋代石刻“天文圖”、蘇頌《新儀象法要》（前揭《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第77-81頁）、韓國《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出自莊《再論》）、以及日本《格子月進圖》（竹迫忍《格子月進圖》の原図となった古代星図の年代推定》，《数学史研究》（日本数学史学会）第1卷第1號（2022），第1-18頁。

視為中國傳統星圖的組成部分，而忽略這些星點圖之間的差異以及這些星圖的產地或出土地，這些星圖據目前的研究，年代都在唐宋時期或此前。而將漢譯佛經文獻記載以及相關的印度二十八宿模擬性復原圖視為域外二十八宿星點圖。分析過程中，以星點圖的重合或相似為第一匹配原則，而忽略星點數可能因繪畫誤差而存在的差異，即祇要該星點圖的圖示符合中國傳統星點圖中的某一種，即可歸為中國傳統星點圖的類型。最後分析的結果如下表 1：

表 1：四份佛教文獻星點圖分析

星點圖 分析	《七曜星 辰別行法》 (唐晚期) (缺 3 宿)	《熾盛光佛頂 大威德銷災吉 祥陀羅尼經》 (成於 972)	《火羅圖》(成 於 1166)	高昌星圖 (成於 866- 1383)(缺 7 宿)
與中國 傳統 (幾種 中的一 種)符 合	11(畢、井、 亢、房、心、 尾、虛、危、 壁、奎、胃)	19(昴、參、鬼、 張、翼、角、亢、 氐、房、心、尾、 箕、斗、牛、女、 虛、室、奎、胃)	16(昴、畢、 觜、井、張、 翼、角、氐、 房、心、尾、 虛、壁、奎、 婁、胃)	2(亢、壁)
中國傳 統變形	3(參、鬼、 牛)	2(畢、觜)	6(參、軫、亢、 斗、牛、危)	1(危)
域外 來源				5(張、角、 牛、虛、奎)
配置 錯誤	4(張、翼、 角、女)		2(鬼、星)	7(星、翼、 軫、房、心、 尾、胃)
兩種及 以上情 況	7(昴、柳、 星、軫、箕、 斗、室)	7(井、柳、星、 軫、危、壁、婁)	4(柳、室、箕、 女)	6(柳、亢、 箕、斗、室、 婁)

表 1 中的“與中國傳統符合”是指這四份文獻中各宿的星點圖祇要與漢至宋時期參與比對的墓葬星圖、天文星圖中的一種符合，就算匹配合格。“中國傳統變形”指這四份文獻中各宿的星點圖雖然不符合參與比對的星圖中的任意一種，但可以從參與比對星圖中的某一種經過變形得出，即與參與比對星圖存在一定的相似或聯繫。“匹配錯誤”指明顯可以識別的星圖匹配錯誤，如《七曜星辰別行法》中張宿對應兩組星點圖，其中一組非常複雜，星點數眾多，形狀類似翼宿星點圖，而翼宿對應的星點圖是墓葬星圖和天文星圖中常見的張宿圖示，如圖 9-10。而高昌星點圖中的翼宿圖示與中國傳統星圖、漢譯佛經文字記載和描述以及模擬性復原圖都不匹配，但是與軫宿的中國傳統星點圖匹配，而高昌星點圖軫宿的圖示也不符合任何軫宿記載或圖示，但與高昌圖中的角宿星點圖以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⁵⁶和《大方等大集經》⁵⁷等漢譯佛經中的角宿星点数記載符合，因此應為配置錯誤，見圖 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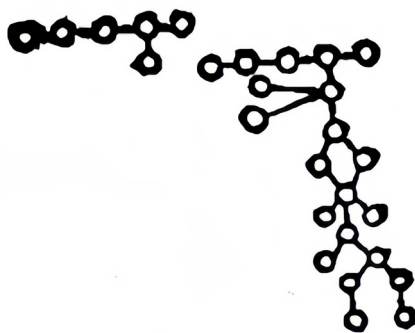


圖 9:《七曜星辰別行法》中的張宿星點圖⁵⁸

⁵⁶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大正藏》編號 1300,第 21 冊,第 415 頁下欄第 1 行。

⁵⁷ 《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一《日藏分星宿品》,《大正藏》第 13 冊,第 275 頁上欄第 25 行。

⁵⁸ 採自《七曜星辰別行法》,《大正藏》第 21 冊,第 453 頁下欄第 14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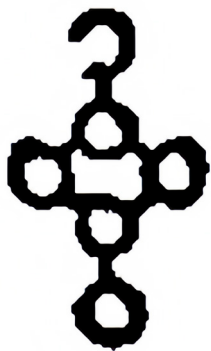


圖 10-1:《七曜星辰別行法》中的翼宿星點圖⁵⁹



圖 10-2: 大英圖書館藏 Or.8210/S.3326 敦煌星圖 (8 世紀早期) 中的張宿星點圖⁶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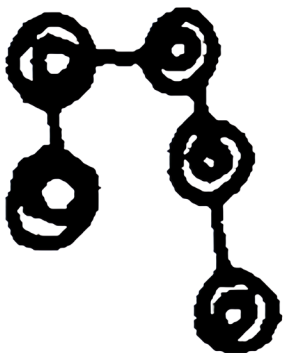


圖 11-1: 高昌出土回鶻時期壁畫中的翼宿星點圖⁶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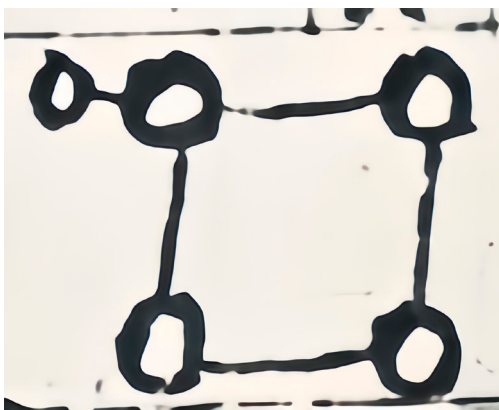


圖 11-2: 新疆出土唐星占文獻中的軫宿星點圖⁶²

⁵⁹ 採自《七曜星辰別行法》，《大正藏》第 21 冊，第 454 頁上欄第 1 行。

⁶⁰ 採自國際敦煌項目網站：<https://idp.bl.uk/collection/7861395E5F814419BA05483EAB254832/>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⁶¹ 採自前揭孟凡人等編《高昌壁畫輯佚》，第 217 頁，圖 264。

⁶² 採自前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第 70 頁，圖版六七。



圖 12：高昌出土回鶻時期壁畫中的軫宿星圖⁶³



圖 13：高昌出土回鶻時期壁畫中的角宿星圖⁶⁴

“兩種及以上情況”比較複雜，即不能完全判斷是中國傳統變形、還是域外來源，或是配置錯誤，可能是這三種情況中的任意一種，或者兩種及以上情況的綜合。如《火羅圖》中的柳宿星點圖，該圖示不見於任何中國傳統星圖及星點數描繪，5星可能是配置錯誤，因為鬼宿的星點圖明顯配置錯誤，鬼宿對應圖示應為柳宿，但柳宿5星雖然星點數同鬼宿的中國傳統星圖星點數，但是《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中柳宿星點為5星，而且形狀似“曲鉤”，⁶⁵因此《火羅圖》的柳宿圖也可能是來自域外，見圖 14。

⁶³ 採自前揭孟凡人等編《高昌壁畫輯佚》，第 217 頁，圖 265。

⁶⁴ 採自前揭孟凡人等編《高昌壁畫輯佚》，第 218 頁，圖 266。

⁶⁵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大正藏》編號 1300，第 21 冊，第 415 頁中欄第 19-20 行。



圖 14：京都教王護國寺藏永萬二年 (1166)《火羅圖》中的柳宿和鬼宿星圖⁶⁶

從表 1 可以看出，結合“與中國傳統符合”“配置錯誤”“中國傳統變形”的星宿數來看，《七曜星辰別行法》《熾盛光佛頂大威德銷災吉祥陀羅尼經》《火羅圖》這三份文獻中大部分星宿的星點圖都出自中國傳統星點圖，而且這三份文獻中沒有可確認為“域外來源”的星點圖，可見這三份文獻中的星點圖應屬於中國傳統星點圖的範疇。高昌星圖，由於缺乏 7 宿的星點圖，在總數上有

⁶⁶ 採自李輝《漢譯佛經中的宿曜術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第 145 頁，圖 10。

所減少，它的大部分星宿的星點圖存在“配置錯誤”或“兩種及以上情況”，因此分析的複雜度增加，但可以確定的是，能完全確定為“與中國傳統符合”和“中國傳統變形”的星宿祇有亢、壁、危3宿，而有5宿不同於中國傳統星圖的描繪，而與漢譯佛經或模擬性復原星圖相符，可確定為“域外來源”。因此高昌星圖是受域外二十八宿影響最深的星圖，可經此進一步分析域外尤其是印度二十八宿星點圖的發展和傳播歷史。前三份文獻，作為中國傳統二十八宿星圖的一部分，將有利於推進二十八宿星點圖在唐宋時期的演變過程研究。

三、星神圖的三種不同類型

中國的二十八宿星神圖，目前研究最多的是《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中的圖像，中外學者從科技史、藝術史各方面對其進行了考察。⁶⁷而對於星曼荼羅和《熾盛光佛經》圖像中的二十八宿星神，目前關注不多。⁶⁸星神圖並不是中國傳統繪畫中的主題，而是源於域外對星神的信仰和崇拜。⁶⁹康傑夫仔細分析了埃及、伊朗元素對中國和日本流傳的七曜星神圖的影響。⁷⁰但從二十八宿星神圖的描繪來看，除卻域外星神信仰的影響外，可能還存在其他方

⁶⁷ 該圖目前有五種版本，分別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仇英款星宿神形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南宋人星宿圖卷》和《明紫霜道士星宿真形圖》，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丁觀鵬五星二十八宿》，相關研究如 Stephen Little and Shawn Eichman,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Berkeley: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37.

⁶⁸ 熾盛光佛圖像的相關研究可見孟嗣徽《衢地蒼穹：中古星宿崇拜與圖像》，第71-140頁。

⁶⁹ 前揭孟嗣輝《〈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圖像考辨》，第541-546頁。

⁷⁰ Kotyk, “Astrological Iconography of Planetary Deities”, 33-88.

面的因素。二十八宿圖像特別是《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中的圖像有一些為人身獸首或人首獸身，其形像與《山海經》中對域外地區人獸的描繪有類似之處，這種人獸結合的形象一直存在於對域外世界的博物學認知中，延續至晚明時期的白話文小說《贏蟲錄》。⁷¹ 此外從漢至唐，墓室繪畫中經常出現一些仙人和動物形象，這些仙人和動物很多都屬於天界，這些人物描繪也可能對星神圖的具體形象產生影響。但目前這兩點推測還需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而域外星神形象的影響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則更加突顯。

《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佛教星曼荼羅和《熾盛光佛經》圖像中的二十八宿星神圖，從圖像上看存在明顯的區別，至少存在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從唐至清代該系列的繪畫雖然有明顯的演變，但一些主要特徵和元素仍得以保留，其中一個就是有非常明顯的人獸結合形象（如圖 15）、存在中式人物著裝和冠帶配飾（如圖 16），人物類型不一、所持物品基本延續。奈良《熾盛光佛經》中的星神圖屬於這一類型。《七曜星辰別行法》的星神圖不像《熾盛光佛經》那麼明顯地延續了該類型的特徵和元素，但由於也存在獸首人身或人首獸身的形象，與其他兩個類型又截然不同，因此暫時也歸為第一種類型，但它可能是這一類型的某種分支或演變，與該類型的其他文獻差別較大。

第二種類型沒有人獸結合形象，最多祇有人獸組合的形象，而且星神的人物全部都是非常類似的神形象，所持物品與《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完全不同，這一類型可見於高昌星圖、《火羅圖》和星曼荼羅圖，但三者仍有差別，而且各類星曼荼羅圖中

⁷¹ 《贏蟲錄》，出自《三纔圖會·人物》卷十二至十四，明萬曆三十五（1607）年刻本。相關研究見 Yuming He, “The Book and the Barbarian in Ming China and Beyond: The *Luochong lu*, or ‘Record of Naked Creatures’”, *Asia Major* 24.1 (Spring 2011): 43-85.



圖 15：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中的女宿星神圖⁷²



圖 16：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中的亢宿星神圖⁷³

⁷² 圖片截取自網址：https://www.shuge.org/view/wu_xing_er_shi_ba_su_shen_xing_tu/#to-tab-1-1,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⁷³ 圖片截取自網址：https://www.shuge.org/view/wu_xing_er_shi_ba_su_shen_xing_tu/#to-tab-1-1,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的圖像也不一致。高昌星圖中的星神多為像菩薩的神像，而且呈站立姿態（如圖 17），而《火羅圖》（如圖 18）和星曼荼羅圖（如圖 19）中的神像或佛多為坐姿。奈良《熾盛光佛經》中的二十八宿星神圖屬於《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後文會作進一步分析，但是許多《熾盛光佛經》圖像中的二十八宿並不屬於該系列，很多都以多人一組的中國官員形式圍繞在熾盛光佛身邊，各自的區別和辨識比較困難（如圖 20），暫時稱為第三種類型。⁷⁴

這三種類型的圖像之間可能存在演變的先後關係，第一種各宿之間差別很大，即便沒有星宿題名，根據一些特徵和物品也能識別出，這也是奈良《熾盛光佛經》星神圖能一一識別的前提。



圖 17：高昌出土回鶻時期壁畫中的牛宿星圖⁷⁵



圖 18：京都教王護國寺藏永萬二年（1166）《火羅圖》中的牛宿星⁷⁶

⁷⁴ Little and Eichman,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p.137; 前掲孟嗣徽《衢地蒼穹：中古星宿崇拜與圖像》，第 123 頁。

⁷⁵ 採自前掲孟凡人等編《高昌壁畫輯佚》，第 220 頁，圖 271。

⁷⁶ 採自前掲李輝《漢譯佛經中的宿曜術研究》，第 145 頁，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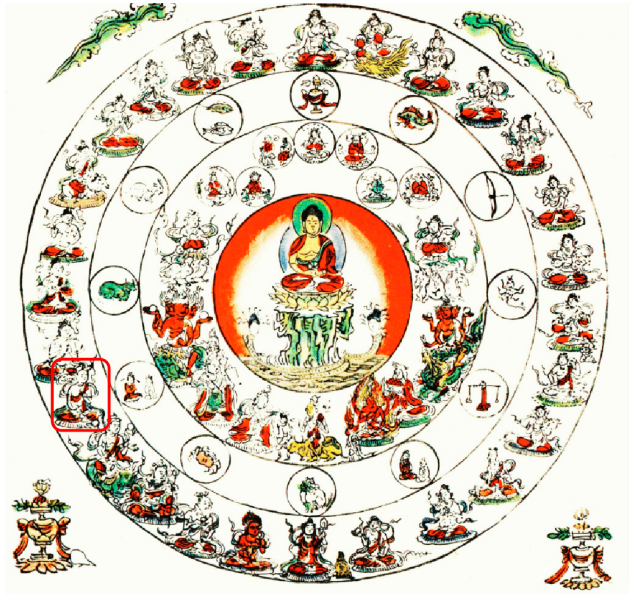


圖 19：京都仁和寺藏《北斗曼荼羅》中的牛宿星神圖⁷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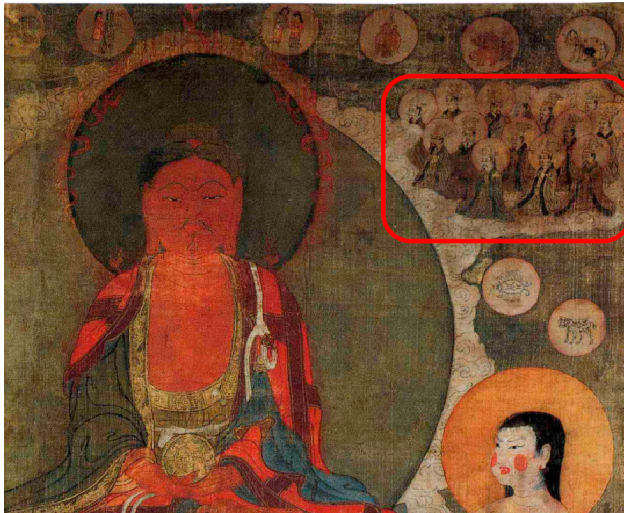


圖 20：俄聖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館藏黑水城文獻 X2424
(11 世紀) 中的宿星神圖⁷⁸

⁷⁷ 採自《大正藏》圖像部第七，第 692 頁。

⁷⁸ 採自前揭許洋主譯《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第 229 頁。

第二種各宿星神人物的差別逐漸減弱，但高昌星圖仍保留了一些特徵，如與鳥獸的組合、雙頭、所持物品、站立姿態等等，但《火羅圖》和星曼荼羅圖中各宿星神由於圖像變小，它們的差別不那麼顯著和突出，需要靠星宿題名、相關物品和標識來識別。第三種各宿星神人物聚集在一起，服飾和頭飾有細微的差別，非常難以辨識。但這三種類型下還有許多演變和變種，尚需做進一步分析。

前人在研究《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圖像的過程中，已經發現二十八宿的圖像中竄入了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影響，這也是二十八宿星神圖受到域外星神信仰影響的有力證據之一。從藝術史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們注意到了二十八宿星神圖中的元素有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元素，這種一致性與《宿曜經》中的宮宿匹配關係一致。⁷⁹然而，祇有從天文學史的角度纔能對這種匹配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匹配源於黃道十二宮和二十八宿這兩類中外天文座標體系的相互對應或轉化，即將黃道上的度數轉化為星宿度。

黃道十二宮傳入以後，在中國被視為等同於中國傳統的十二星次。⁸⁰但是這兩者有天然的區別，黃道十二宮每宮為均勻相等的30度，一共360度。而十二星次各星次的度數和起始點歷代曆法都不同，十二星次一直用二十八宿度量，二十八宿各宿的寬度在歷代的記載也不同，而且十二星次各星次並不完全相等，其總和為365度左右，歷代曆法的數據也不同。因此，從天文角度看，在數值上將黃道十二宮和二十八宿一一對應存在巨大的困難。但從唐代至明清，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仍在盡力將兩種天文坐標

⁷⁹ 前揭孟嗣輝《〈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圖像考辨》，第547-548頁。

⁸⁰ 對於黃道十二宮的類型，如恒星黃道十二宮和回歸黃道十二宮，見Kotyk, *Buddhist Astrology and Astral Magic in Tang Dynasty*, pp. 127-128. 靳志佳《唐宋時期外來生辰星占術及其影響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第44-50頁。對於黃道十二宮、十二星次和二十八宿的轉化，可見張培瑜等《中國古代曆法》，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第27-29頁和前引靳志佳，第49-50頁。

系統並列，形成一一等價的關係。在圖像上將黃道宮的圖像滲入二十八宿星神圖中，正體現了這種對應和轉化的努力，而將這些星宿與相應的黃道宮在位置關係上對應起來，更反映了這種對應的觀念，對此後文還將作進一步分析。

除卻黃道十二宮圖像元素對二十八宿星神圖的影響，七曜星神圖對於二十八宿星神圖的創造也存在一定的影響。七曜與黃道十二宮之間有一種匹配固定的“本宮”關係，這種關係起源於希臘天文星占學，⁸¹ 比如火星的本宮為白羊宮和天蠍宮。由於前述黃道十二宮和二十八宿的對應和轉化，依據《漢書·律曆志一下》⁸²、《宿曜經》卷上⁸³ 以及南宋星占文獻《三辰通載》⁸⁴ 的不同記載，火星可以與對應白羊宮的奎、婁、胃和對應天蠍宮的戌、房、心建立起聯繫。而《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圖像上火星神是一位六隻手各持一種兵器的馬（獸）首人身雙腿盤坐在馬背上，所持兵器分別為長矛、劍、中長柄斧頭或鉞、轉輪、短柄彎刀、中長柄似錘或鉞狀物。而能與火星建立聯繫的這六宿，都是一位星神人物各手持一個兵器，除婁宿所持兵器為鉞外，其餘都能與火星的兵器對應上，以持劍和矛居多，均為右手。其中戌宿星神右手持劍，盤腿坐在龜背上，奎宿星神也是獸首人身。這種圖像元素的相似性不僅體現在能與火星建立聯繫的星宿上，一些沒有這類聯繫的星宿也具有類似的圖像元素，如尾宿星神為左手持劍右手持中長柄斧頭或鉞，該星神也是獸首人身。畢宿星神也是右

⁸¹ Claudius Ptolemy, *Tetrabiblos*, trans. and ed. F. E. Robbins, Suffolk: St Edmundsbury Press Ltd., 1998, pp. 79-83.

⁸² 班固《漢書》卷二十一，第 1005-1006 頁。

⁸³ 《宿曜經》，《大正藏》編號 1299，第 21 冊，第 387 頁中欄第 14 行至 388 頁上欄第 4 行。

⁸⁴ 錢如璧《三辰通載》，西山尚志《子海珍本編·海外卷：日本·靜嘉堂文庫》，江蘇：鳳凰出版社，2016 年，第 488 頁。

手持劍盤腿坐在一個四足似獅獸上。日本京都東寺觀智院所藏二十八宿圖中的尾宿⁸⁵星神也是六隻手，其中最前面的兩手左右各持劍和三叉戟。

又如《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的土星神是一位老者盤腿騎牛的形象，火星的本宮之一是摩羯宮，據《三辰通載》，它能對應牛、虛二宿，牛宿是一位牛首人神形象，虛宿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下半身位於一個缸中。金星是一位女性乘一個鳳凰或鳥飛行，它的頭上還戴著鳥冠，而《七曜星辰別行法》中參宿就是人獸鳥身形象，高昌星圖中的牛宿星神腳後就有一隻鳥狀物。因此二十八宿星神圖的許多特徵或元素都與五星乃至七曜星神圖存在相似之處，考慮到五星或七曜星神圖有埃及和伊朗文明的影響，而二十八宿從印度或中國傳入中亞或西亞的時間不會太早，因此二十八宿星神圖的創造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五星或七曜星神圖的影響。

四、星神圖與星點圖的匹配

這四份文獻中祇有奈良《熾盛光佛經》圖像沒有一一標識出星點圖和星神圖的星宿題名，因此需要一一辨識。經過對比，可以看出該圖的星點圖和星神圖並不一一匹配，圍繞中心的熾盛光佛，左邊的星點圖從下至上依次為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上方從左至右為北方六宿：斗、牛、女、危、壁、室，其中壁宿星點在室宿上方，而虛宿星點在下方正中央，與虛宿星神圖在一起；右方從上至下為西方七宿：奎、婁、昂、畢、胃、參、觜；下方從右至左為南方六宿，中間夾雜了虛宿：井、鬼、虛、柳、張、

⁸⁵ 《二十八宿圖像》，《大正藏》圖像部第七，第 815-281 頁，第 38 圖“尾宿”。

星、翼；而南方的軫宿夾雜於東方七宿的房宿和心宿附近。星點圖的大致排列方向為：東—北—西—南，呈現出順時針的方向。

而該圖的星神圖除虛宿外，其餘全部不匹配。左邊從上至下分別為東方七宿；下方從左至右分別為北方七宿；右邊從下至上分別為西方七宿；上方從右至左為南方七宿。星神圖的大致排列方向為：東—南—西—北，呈現出逆時針的排列方向。

這種不匹配和方向錯位的原因，一部分在於星點圖遵循的是中國上北下南、左東右西的方位以及能與二十八宿匹配、用十二地支表示的太歲順行的傳統；而星神圖依據的是與黃道十二宮密切相關的逆行次序。另一部分源於要將二十八宿星神圖與相應的黃道十二宮相配，形成如前所述的對應關係，虛宿星點圖不和其他星點圖一起出現在上方，而是與星神圖出現在下方，是因為虛宿可對應水瓶宮，而水瓶宮就位於正下方，其他宿如亢宿星神圖正對應於天秤宮，等等。

此外需注意的是，雖然奈良《熾盛光佛經》的星點圖屬於中國傳統星圖，星神圖屬於《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系列，但是這些星點圖和星神圖存在許多重複、缺失和錯誤之處。就星點圖而言，可以代表牛宿的星點似乎有兩處，第一處位於正上方南方宿中，星點形狀（圖 21）與韓國《天象列次分野之圖》⁸⁶（圖 22）相同；但另有一處實際上應為危宿星點圖的圖（圖 23），與晚唐吳越水邱氏墓（901）（圖 24）中的牛宿圖非常相似。漢墓中，危宿有時候與室宿組成一個四方形，因此危宿圖像偶爾為兩星點的連線，⁸⁷ 但大

⁸⁶ 本文所用的相關圖片出自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Cheonsang-yeolcha-bunya-jido_%28woodcut_version%29.png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學界認為該圖的底本為唐以前的作品；見 Sun Xiaochun and Jacob Kistemaker,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Constellating Stars and Society*, pp. 319-323.

⁸⁷ 見郝灘東漢墓相關圖像，出自前揭莊蕙芷《漢代二十八宿圖像研究》，第 28 頁。

部分都是三星的組合，⁸⁸ 其形狀在墓葬和天文星圖中比較固定，⁸⁹ 但唐新疆阿斯坦納墓將危宿描述成 7 星，實際上是危宿與墳墓兩



圖 21：奈良藏北宋開寶五年 (972)《熾盛光佛經》中的牛宿星點圖⁹⁰



圖 22：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 14 世紀《天象列次分野之圖》中的牛宿星點圖⁹¹



圖 23：奈良藏北宋開寶五年 (972)《熾盛光佛經》中的危宿星點圖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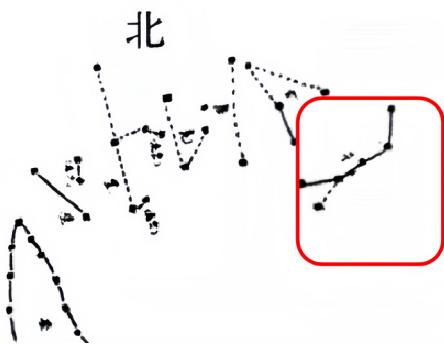


圖 24：吳越唐天復元年 (901) 水邱氏墓天象圖中的牛宿星點圖⁹³

⁸⁸ 見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墓相關圖像，出自雒啟坤《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墓葬壁畫二十八宿星圖考釋》，《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236-245，297-298 頁。

⁸⁹ 洛陽博物館編《河南北魏元乂墓調查》，《文物》1974 年第 12 期，圖版 1。

⁹⁰ 採自前揭奈良縣教育委員會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編《奈良縣所在中國古版經調查報告書》，“圖版一：奈良市・上之坊”。

⁹¹ 採自網頁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Cheonsang-yeolcha-bunya-jido_%28woodcut_version%29.png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⁹² 採自前揭奈良縣教育委員會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編《奈良縣所在中國古版經調查報告書》，“圖版一：奈良市・上之坊”。

⁹³ 採自藍春秀《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馬王後墓天文圖及其他四幅天文圖》，《中國科技史料》1999 年第 1 期，第 64 頁，圖 4。

個星官的組合，這一星點圖也出現在《火羅圖》(圖 25)中，但《熾盛光佛經》中的危宿祇有 6 星，與牛宿的星點數相同，因此這裡可能存在危宿與墳墓兩個星官的星點圖與牛宿星點圖的混淆。

斗宿的星點圖似乎也有兩處。第一處位於上方北方宿之中，第二處夾雜於東方宿之中。由於軫宿無對應星點，這個星點圖應為軫宿，但位置不對，應放在下方南方宿中。虛宿位置前已說明，非常例外地與星神圖匹配在一起。觜宿星點圖，從漢墓中就用 3 星表示(圖 26)，此後墓葬和天文圖中一般也保持不變，但是《熾盛光佛經》用伐 4 星(圖 27)代表該宿。

星神圖也不例外，也存在許多錯誤，這裡僅舉一例。《五星及廿八宿星神圖》系列中尾宿星神的特徵是一位帶官帽的男性左右手分持弓箭和筆(圖 28)，婁宿為一位男性右手持距(圖 29)，但《熾盛光佛經》中的尾宿星神手持距(圖 30)。



圖 25：京都教王護國寺藏永萬二年(1166)
《火羅圖》中的危宿星點圖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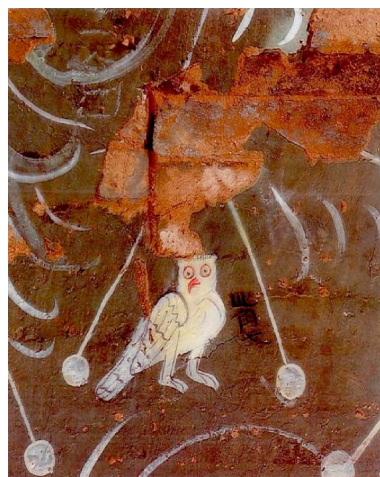


圖 26：渠樹壕漢墓天象圖中的
觜宿星圖⁹⁵

⁹⁴ 採自前揭李輝《漢譯佛經中的宿曜術研究》，第 145 頁，圖 10。

⁹⁵ 採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靖邊縣文物管理辦《陝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第 1 期，第 16 頁，圖三四。



圖 27：奈良藏北宋開寶五年 (972)《熾盛光佛經》中的觜宿星點圖⁹⁶



圖 28：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中的尾宿星神圖⁹⁷



圖 29：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傳明仇英繪《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中的婁宿星神圖⁹⁸



圖 30：奈良藏北宋開寶五年 (972)《熾盛光佛經》中的尾宿星神圖⁹⁹

⁹⁶ 採自前揭奈良県教育委員会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編《奈良県所在中國古版経調査報告書》，“図版一：奈良市・上之坊”。

⁹⁷ 圖片截取自網址 https://www.shuge.org/view/wu_xing_er_shi_ba_su_shen_xing_tu/#to-tab-1-1,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⁹⁸ 藏品編號：1989.235.4, 見網址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593>, 2024 年 7 月 24 日訪問。

⁹⁹ 採自前揭奈良県教育委員会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編《奈良県所在中國古版経調査報告書》，“図版一：奈良市・上之坊”。

實際上，星點圖和星神圖的錯誤以及配置錯位不僅見於《熾盛光佛經》和其他三份文獻，新疆出土的年代約為 7-8 世紀的星占文獻殘卷¹⁰⁰中就同時出現了星點圖和星神圖，其中星點圖和星神圖都與相應的星宿名稱存在錯位。這種錯誤在這類圖示中比較多見。那錯誤百出、配置錯位的星點圖和星神圖的作用在哪裡？

五、傳統星點圖和域外星神圖結合的功效

《七曜星辰別行法》是一份依據二十八宿值日識別不同的鬼、進而針對不同的鬼給出相應的攘災方法從而祛除疾病的佛經文獻。這些鬼都由二十八宿管轄。這裡在二十八宿之外還加入了“辰星”和“文星”，以匹配一個月三十日和三十鬼：

諸星辰二十八宿神，具通所管行病鬼，總三十鬼……
七曜即管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即管諸行病鬼王，先須記得七曜日，即呪願曰：今日是密日等二十八宿當角星等直日，火急為么乙收禁其鬼，皆須限當日令差，如違時不可。即以鐵釘上下釘其手足……其中有三十個鬼，兩宿是文星辰星，即二十八宿中，不列此兩宿，定名但向日排之。著二十八宿，即日。其文宿辰宿兩星，所遊行無其定止，所以不定列名。解者讀尋自會其鬼所畫時，一一皆須如法，不得見其點畫裝采，皆須如法酒脯紙錢，一依向二十八宿腳下次第。¹⁰¹

¹⁰⁰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年，第 396 頁。

¹⁰¹ 《七曜星辰別行法》，《大正藏》第 21 冊，第 452 頁下欄第 8 行至第 453 頁上欄第 3 行。

因此，雖然這份文獻也給出了二十八宿的星神圖像，但性質上與其他星神圖有所不同，這裡的星神實際上應是星“鬼”，而且每幅星“鬼”圖像上都有一個突出的釘子，以顯示這個鬼必須被收禁，如此纔能保證病人能夠痊癒。以昴宿為例，佛經先給出了星點圖和帶釘子的星神（鬼）圖（圖 31），然後羅列了相應的攘災方法：



圖 31：《七曜星辰別行法》中的昴宿星點和星神圖¹⁰²

昴星直日，其鬼名黑林尼。此日是此鬼行病，忽於路側打人，倒令失音不語。當畫此鬼形，書其名，於病人家中，點燈一盞，以清酒一盞、白脯一迭，祭之於昴宿。其患人當日得語，更不須別求神祇。當祭之日，皆言患人姓名於昴宿，再拜，更不得著別言語。其宿自知，必與收禁其鬼也。¹⁰³

攘災方法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必須“畫此鬼形、書其名”，也就是必須認清致病的是哪一種鬼，不能弄錯，而星神（鬼）圖就是識別昴宿管轄的“黑林尼”鬼的重要工具，與之相配的星點圖雖然在文中沒有提及具體的用法，但它很可能一方面也是用來識別星神（鬼）

¹⁰² 採自《大正藏》第 21 冊，第 453 頁上欄第 20 行。

¹⁰³ 《七曜星辰別行法》，《大正藏》第 21 冊，第 453 頁上欄第 21 行至中欄第 1 行。

的標誌；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在祭祀時“祭之於昴宿”以及“當祭之日，皆言患人姓名於昴宿”的直接祭祀物件，即向代表該宿的星點圖進行祭拜。無論哪種狀況，這些星點圖一方面與星神（鬼）圖一樣，可以彼此區分，以突出各星宿的個體特殊性。另一方面它們具備了與星神（鬼）圖一樣的力量，可以致病或者收禁所管轄的鬼，擁有了超出純粹天象描繪意義的神力。

星點圖的這種神力，在其他三份佛教文獻中，雖然並沒有明確體現。但在與星神圖的匹配中，至少是突出了二十八宿各宿之間的差異和特徵，展示出它們與星神圖有一樣或類似的功能。《火羅圖》有三處記載星點圖，第一處北斗七星每星的星神像有 4 個宿的星點圖以及對應的 1 或 2 個生肖動物圖（圖 32），該圖下欄有“葛仙公禮北斗法”的經文，其中提到：“災害殃咎，各迺蹇混，皆由不敬星像，不知有犯星辰。……儀奉上錢仙果，供養於北斗辰並本命元神領，將長生益壽無諸禍。”¹⁰⁴ 圖 28 中武曲星下有羊和蛇，表示生年地支屬未和巳的人，其本命北斗星就是武曲星，根據不同的十二地支生年，可確定不同的本命星辰。向本命所屬的北斗星祭拜時，與該星神匹配的四個星宿和生肖也成為祭拜的對象，由此可證明《七曜星辰別行法》中各宿的星點圖應該也是祭拜的物件。在祭拜者看來，這些星點圖和星神一樣，能夠保證他們長生益壽，沒有災禍。因此這些星點通過與星神的匹配，具備了與星神一樣的威力。

二十八宿的區別不僅體現在星點圖和星神圖上，還反映在各自的性情、功能、祭祀用品和“姓”。這些區別都來自於域外星神信仰，在《五星及廿八宿星神圖》和漢譯佛經等文獻中有明確的

¹⁰⁴ 《火羅圖》，《大正藏》圖像部第七，第 695 頁。該經文與《梵天火羅九曜》後附的內容大致相同，文字略有差，見《梵天火羅九曜》，《大正藏》編號 1311，第 21 冊，第 462 頁上欄第 10-24 行。



圖 32：京都教王護國寺藏永萬二年 (1166)《火羅圖》中的部分圖示¹⁰⁵

記載，如：“胃星神，形如鼎。性縱惡自在，如首羅，能護四方皆得安穩。屬閻摩羅天。祭用秬米、胡麻及野棗。姓跋伽毘。”¹⁰⁶

星點圖的這種神力在道教中體現得非常明顯。記錄宋元符籙的道教文獻《道法會元》¹⁰⁷記錄了“太一霹靂流星令”的符籙(圖 33)，這個符籙中有明顯的星點圖，而且這個星點圖與江蘇邗江出土南唐 (937-975) 太原王氏墓誌中尾宿的星點圖(圖 34)相同。

同卷還有“五星橫列令”中的“繫令(此名捉令)”符籙(圖 35)，該符籙也應用了星點圖，這個星點圖可能是井宿或星宿或軫宿的星點圖(圖 36-38)。

單個的星點圖不僅被道教用於符籙中，還用於其他祭祀儀式裡。南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記錄了在祭壇外點燈的方法：

¹⁰⁵ 採自前揭李輝《漢譯佛經中的宿曜術研究》，第 145 頁，圖 10。

¹⁰⁶ 故宮博物院編《秘典珠林及續編三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188 頁。

¹⁰⁷ 《道法會元》卷一三四，《道藏》第 29 冊，第 660 頁中欄第 10 行。



圖33:道教“太一霹靂流星令”符籙¹⁰⁸



圖35:道教“五星橫列令”之“捉令”符籙¹¹⁰



圖 34：邗江出土南唐太原王氏墓誌蓋拓本中的尾宿星點圖¹⁰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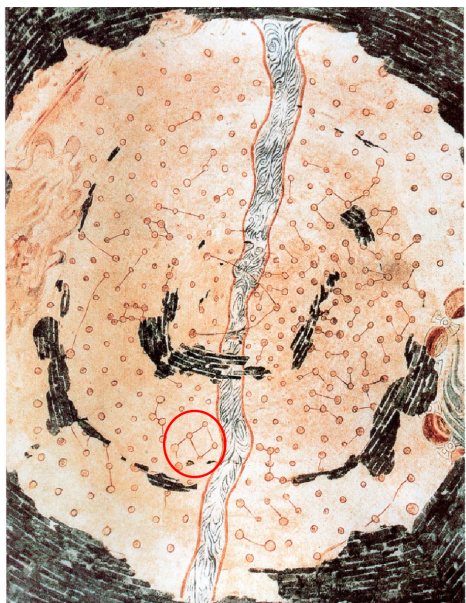


圖 36：洛陽北魏孝昌二年 (526) 元父墓天象圖中的井宿星點圖¹¹¹

¹⁰⁸ 採自《道法會元》卷一三四,《道藏》第29冊,第660頁中欄第10行。

¹⁰⁹ 採自前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第75頁,圖七二。

¹¹⁰ 採自《道法會元》卷一三四,《道藏》第29冊,第663頁中欄第4行。

¹¹¹ 採自前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第8頁,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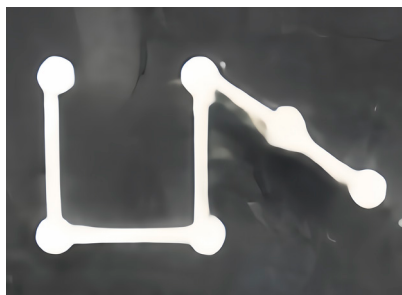


圖 37：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星象圖中的星宿星點圖¹¹²



圖38：大英圖書館藏Or.8210/S.3326敦煌星圖 (8世紀早期) 中的軫宿星點圖¹¹³

壇外之燈，從真仙品禮祝之法，共計一百五九燈。
蓋古者二十八宿祇用二十八燈，是以數簡。今有力之家，
將二十八宿在天之象而依樣然燈尤佳，二十八宿星圖亦
列於左。¹¹⁴

採用簡單的方法，就是以 28 盞燈代替 28 宿，若用複雜的方法，則是根據每宿的星點數來計算燈的數量（圖 39），星點數以宮為單位，並畫出了“二十八宿經星圖”（圖 40），隨後附相關文字：

東方七宿，自角至箕計三十二宮；
北方七宿，自斗至壁計三十五宮；
西方七宿，自奎至參計五十一宮；
南方七宿，自井至軫計六十四宮（井宿之前一星，
曰列鉞，故共六十四宮也）；

¹¹² 採自前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第 69 頁，圖六六。

¹¹³ 圖片截取自國際敦煌項網站：<https://idp.bl.uk/collection/7861395E5F814419BA05483EAB254832/> 2024 年 12 月 8 日訪問。

¹¹⁴ 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十七，《道藏》第 31 冊，第 438 頁下欄第 2-6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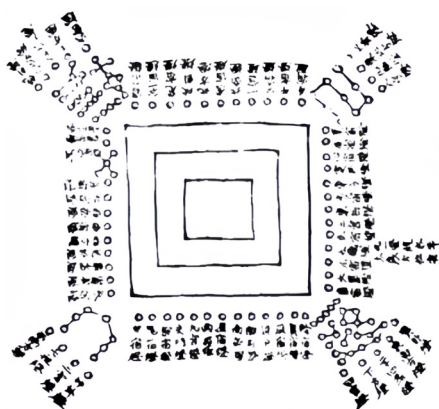


圖39：南宋金允中編
《上清靈寶大法》“壇外燈圖”¹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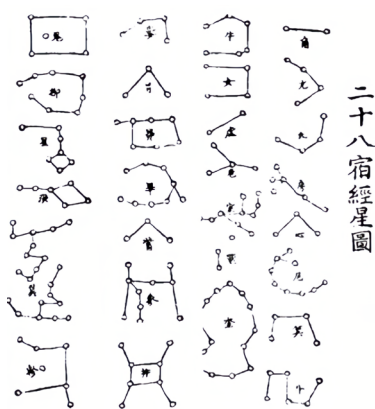


圖40：南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二十八宿經星圖”¹¹⁶

凡二十八宿，總計一百八十二宮。……每宿一燈，共點 159 燈；若依照星象而點燈，則二十八宿並壇中諸燈共三百十三燈。¹¹⁷

對比圖 40 中的星點，可知東方七宿的總星點數恰好為 32 宮，無誤，北方也無誤；《道藏》版西方奎宿有殘缺，現存祇有 12 個星點，若按照文字記載的西方共計 51 宮來計算，奎宿缺失了 3 個星點，應為 15 星，與蘇州宋代石刻“天文圖”相合，與唐代各類星圖的 16 星不同，因此該星圖應為宋代以後的版本；南方七宿小字部分說明由於加上了井宿前的鉞宿 1 星，因此一共為 64 宮，但鉞宿星點並沒有在圖中給出，有可能以前星點數的計算或描繪有誤，為彌補這一錯誤給出了這一解釋。無論如何，根據二十八宿

¹¹⁵ 採自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十七，《道藏》第 31 冊，第 438 頁下欄第 7 行。

¹¹⁶ 採自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十七，《道藏》第 31 冊，第 439 頁上欄第 1-2 行。

¹¹⁷ 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十七，第 439 頁上欄第 3 行至中欄第 1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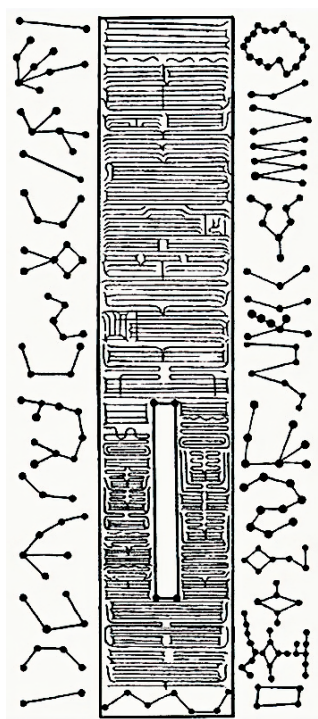


圖41：明《太上玄天真武上將軍籙》“煞鬼神咒”符籙¹¹⁸

的星點數來佈置燈的數量，充分體現了二十八宿星點在宗教實踐儀式中的作用，而且該圖的二十八宿星點是中國傳統的類型，也是以中國傳統的東 - 北 - 西 - 南的順序來描繪和敘述二十八宿。

然而，星點圖不僅僅以個體星宿的形式發揮自己的神力，還以整體的形式加強符籙的神力。明《太上玄天真武上將軍籙》中的“煞鬼神咒”符籙（圖 41）就在符籙周圍繞以二十八宿星點，以增強威力，體現出對二十八宿星點整體的運用。

不單星點圖，二十八宿星神圖在宋代以後也多以整體的形式發揮其星神作用。星曼荼羅圖、《熾盛光佛經》圖和一些星神圖在描繪星神圖時，不是像《七曜星辰別行法》和高昌星圖將各星神單獨列出，一般都將二十八宿全部描繪出，但仍舊保留了各星神的特色，如故宮博物院藏《明人神像圖軸》中上下兩列的二十八宿星神圖¹¹⁹及日本江戶時代星曼荼羅圖（圖 42），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整體描繪的二十八宿星神越來越失去各自的特徵和標識，最後發展為如前述《熾盛光佛經》的第三種星神圖類型（見圖 43）。

¹¹⁸ 採自《道藏》28 冊，第 501 頁上欄第 18 行至中欄。

¹¹⁹ 故宮博物院藏《明人神像圖軸》，編號：新 00175501，網址 <https://digicol.dpm.org.cn/list?k=00175501>，2024 年 7 月 24 日訪問。



圖 42：日本江戸時代星曼荼羅圖¹²⁰



圖 43：俄聖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館藏黑水城文獻 X2424 (11 世紀) 中的二十八宿星神¹²¹

六、結語

這四份中古時期的佛教文獻，將中國傳統的星點圖和域外星神圖結合，對於研究中國傳統星點圖和二十八宿星神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類型和演變都具有重要作用。對比分析可知，其中《七曜星辰別行法》《熾盛光佛經》和《火羅圖》中的星點圖都屬於中國傳統星點圖的類型，但其中個別星點圖的差異也反映了演變

¹²⁰ 採自國立文化財機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キトラ古墳と天の科学》，奈良：飛鳥資料館，2015 年，第 15 頁。

¹²¹ 採自前揭許洋主 譯《絲路上消失的王國 — 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第 229 頁。

中可能滲入了域外元素。而高昌星圖是含有域外星點圖最多的文獻，對於研究域外二十八宿的資料和圖示將具有重要作用。星神圖在中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至少也發展出了三種類型。其中《七曜星辰別行法》《熾盛光佛經》屬於《五星及廿八宿星神圖》系列的圖像，高昌星圖、《火羅圖》屬於第二種神或佛形象系列的星神圖，另外還有一種二十八宿各星神特徵日益減少的《熾盛光佛經》星神類型。這三種類型之間存在圖像演化的先後關係，很可能第一種類型最早，然後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神或佛形象的第二種，最後出現了特徵日益減少的第三種。

這四份文獻最重要的作用是將星點圖和星神圖對應，從而賦予了星點圖不同於以往純粹天象描繪、類似於星神圖的神力，擁有神力的星點圖和星神圖一樣，可以接受祭祀者的供奉，為祭祀者消災賜福。這種星點圖的神力主要體現在道教的符籙和燈儀中，而星神圖的神力主要體現在星曼荼羅、熾盛光佛等佛教和民間信仰中。星點圖和星神圖的結合，突顯了各宿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僅是圖像識別上的，更是宗教功能上的，不同的星神和星圖，具有不同的咒語和宗教功能，如驅除不同的病鬼。然而這種區別逐漸減弱，無論是星點圖還是星神圖，經常以整體的形式來展示其神力。伴隨這一狀況的，是二十八宿星點圖和星神圖在中古時期短暫的結合以後，仍以分離的形式各自流傳和發展。